

风雨归途

因心

电话终于接通了，证实母亲就在家时，我大声说：“妈，台风来了，别出门，关好门窗！”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困惑的回应：“讲什么？听不见……”我一次又一次地大声叮嘱，可母亲的耳朵因多年失聪，无论我怎样声嘶力竭，她都无法听清我的话语。在一次次徒劳的对话后，我无奈又无助地挂断电话，心中满是焦虑和不安。

此时，粗大的雨滴在风中肆意洒落，与漫天的灰尘、升腾的热气相互交织，整个世界变得模糊不清。店铺内亮起的灯光，在这昏暗的环境中，形成一个朦胧的光圈，将老板娘一家三口笼罩其中。恍惚间，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场景：在冰雹叮当的雨幕中，一个头戴竹斗笠、身背麻绳袋子的身影，在泥泞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我走来……

那是多年前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，年少的我牵着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，来到村后的山上放牧。当我走进一大片油桐树林时，烈日高悬，树林里热浪翻滚，闷热得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。平日里见到青草便狼吞虎咽的两头牛，此时却无精打采地站在原地，就连树上的蝉鸣声也显得有气无力。我百无聊赖地爬上一棵油桐树，摘下几张叶子，随手编成一顶帽子戴在头上，然后找了个舒适的树杈，躺在那里打起了盹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道震耳欲聋的炸雷声突然响起，将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我睁眼望去，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已被乌云完全笼罩。乌云在空

中快速翻涌、堆叠，如同一头巨大的怪兽，向着树林方向压来。天色越来越暗，仿佛一下子从白天跨入了黑夜。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我第一次独自面对这样的天气，心中充满了恐惧，连忙跳下树去寻找两头牛。还好，它们就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，小牛紧紧依偎在母牛身旁，都在抬头张望着天空，眼神中同样充满了不安。我手忙脚乱地找到牛绳子，牵着母牛就住山下走，可又觉得速度太慢，于是赶着牛小跑起来。

刚到村旁，一阵雨打树叶的声音响起，起初以为仅仅是下雨，直至头上被什么坚硬的东西砸痛，才知道下冰雹了。刹那间，大大小小的冰雹混着雨水噼里啪啦坠落，打在树叶上、地面上，发出密集的脆响。我顿时慌了神，一边哭喊着“妈呀”，一边拼命赶着牛，朝着最近的人家跑去。

好不容易跑到屋檐下，可狂风依然呼啸不止，骤雨和冰雹时不时地砸在身上。此时的我，早已感觉不到疼痛，心中只有无尽的恐惧。我望着天空，以为天塌了，仿佛老人们常说的“洪水齐天”的灾难降临，害怕自己再也回不了家，见不到母亲！就在我又冷又怕、绝望无助的时候，在电闪雷鸣的雨幕中，隐约传来了一阵温暖的呼唤——母亲在呼喊我的名字！我顺着家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冰雹和雨幕中跌跌撞撞地冲了上来。是母亲！她头戴歪斜的竹斗笠，身背那原本用来装油桐籽的麻绳袋子。雨水早已浸透了她的头发，顺着脸颊不停

地流淌，苍白的脸上写满了焦急。那麻绳袋子此时成了她抵御冰雹的“盔甲”，可她的裤脚早已沾满了泥浆，赤着的双脚不知是跑丢了鞋子，还是出门时根本就没顾得上穿。那一刻，母亲就像一位从天而降的女侠，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将我紧紧护在怀里，轻声说道：“别怕，妈来了。”那一刻，尽管狂风呼啸、暴雨倾盆、冰雹肆虐，但我那颗惊恐无助的心瞬间安定了下来。就连旁边的两头牛，也似乎平静了许多，正在津津有味地反刍着。

后来的岁月里，我曾无数次回忆起这一幕，也多次和母亲说起这个场景。也许是母亲一生经历过太多类似的风雨，早已记不清了。如今，她已年迈体弱，即便我想和她分享这些记忆中的风雨，她也听不清楚了。就像此刻，无论我在电话里如何呼喊，无论窗外的风雨多么猛烈，母亲全然听不见，这于操劳一生的母亲，或许是一件幸事。

店铺外，风雨依旧无情地敲打着铁皮屋顶，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，短时没有停止的迹象。可我也无法安心等待风平雨停，在老板娘疑惑的表情中坚定地走向车子，启动引擎，一头扎进风雨之中，朝着家的方向疾驰而去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

当台风过境来宾的时候，我正驱车行驶在乡镇街头。狂风裹挟着沙石拍打在车窗上，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。街道边的树木在风中疯狂摇曳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被连根拔起。

我匆忙将车开到一家店铺门口，试图躲避这场风暴。刚进店铺，大风便如猛兽般撕扯着门口的挡雨棚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棚架扭曲变形，金属碰撞的脆响混着呼啸的风声格外骇人。店铺里，老板娘满脸惊恐地将两个惊魂未定的孩子紧紧搂入怀中，用温柔而颤抖的声音轻声安抚着，那画面既脆弱又充满力量；街道上，垃圾桶在翻滚，塑料袋、枯枝烂叶漫天飞舞，空中不时有棚布或塑料板被卷起，如同失控的风筝到处乱飞，偶尔还有行人在抱头奔跑，场面险象环生。我甚至还听到有人摔倒时叫了一声“妈呀”！

看见这混乱的场面，听到这一声惊呼，我突然想起独自在家时的母亲，心里猛地一紧。母亲是否也出门了？我急忙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音乐声，在这风雨交加的时刻，显得那样漫长而不合时宜。

当我们成了母亲的『母亲』

熊丽莉

那日，夕阳斜照在黔江水面上，我陪着母亲到江边散步。刚走没多远，母亲便说脚软不走了，于是我们在河堤坐着聊天。母亲的记忆力很好，跟我说了很多往事。我从兜里拿出一个橘子，一边听母亲讲述，一边一瓣瓣剥给她吃。风轻轻地扬起母亲的白发，这样的慢时光，在我的记忆里很少。母亲年事已高，陪伴我们的时光，也少了。

母亲生于1937年，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武宣县三里小学教书。她说自己负责教全校学生的俄语，仅教了一年就因国家困难时期精简教师被辞退了。几年后局势渐好，她嫁给了我的父亲，在隔壁村担任代课老师。后来，母亲生了我们兄妹五人，当时家里劳动力少、吃饭的人多，生产队颇有微词。母亲毅然辞去教师工作，回生产队参加农活，立誓要把我们培养成才。只要我们想读书，有书读，无论多苦，母亲都想办法让我们把书读好。

母亲是个文化人，干农活也讲究科学。曾记得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母亲大胆尝试科学种养方法，在别人家养一头猪都困难的时候，她却养了六头，还在甘蔗地里套种豆类和玉米。每当我们需要交学费、生活费的时候，母亲就会背着黄豆、绿豆和鸡蛋到集市售卖。渐渐地，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县政府给我们家颁发了“小康文明户”的牌匾。

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总亮着几盏煤油灯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总有母亲辅导功课的身影。母亲常常叮嘱我们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”我们兄妹五人没有辜负她的期望，成了村里读书最认真的孩子，全都考上了不同的学校，吃上了“公家饭”，这是母亲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。

那日散步之后，考虑到母亲“脚软”，我给她买了瓶钙片。之后几次去看她，总要问一句：“钙片吃了没？”她始终没有回答我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才嗫嚅着说：“我看说明书上写服用方法要咀嚼，我不敢吃。”我一愣，心底一阵酸楚，答不上话来。母亲已年至九旬，曾经拥有满口假牙，去年已脱了大半，如今只剩下上颌的假牙没有脱，但也已经松动，无法嚼食。没有了牙，那些琳琅满目的美食，母亲都吃不下了；体力变差，母亲走不了远路，我也不能带她到处看风景了。母亲的余生，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？

有些时光，一不小心就会错过；有些事情，再不做就没有了机会；有些爱，常常被我们遗忘在风中。

母亲一辈子辛酸劳苦，撑起了我们这个家。如今岁月回转，我们成了母亲的“母亲”。我们常常回去看她，陪她聊天、吃饭。她没了牙齿，我们就用剪刀把食物剪碎、制成糊状给她吃，就像儿时她一口口把我们养大一样。我们可以做得不够。母亲的耳朵已半聋，她会因为没有听清我们谈话而担忧我们的生活，而我们却没有耐心向她述说，倾听她的心声；而我们没能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，陪伴她的时光总是很少。

细数流年，艰难岁月里有许多关于母亲的温暖画面，让我们此生难忘，她的恩情浩瀚如海。如今，我们兄妹几人已年过半百，对母亲的养育之恩终其一生也难以回报。娘亲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我们惟有珍惜当下，当好母亲的“母亲”。



红水河风光

（郭光前摄）

无尽夏

黄丽娟

夏日初蝉无尽夏，晴雨皆作浪漫诗。无尽夏的花语是浪漫美满、团聚永恒，如绣球般簇生的花球，在盛夏热烈绽放。粉蓝交织似梦幻云霞，从晚春到初秋，将浪漫写进漫长花期，故名无尽夏。它以簇拥的姿态诠释夏日炽烈，用持续盛放诉说美好不息。当花瓣渐次凋零，夏日故事暂告段落，却也埋下重逢的伏笔。离别只是短暂的留白，我们终将在下次盛夏的花海里，续写未完的永恒。

近日来，我在窗边听到些许蝉鸣，才意识到一场盛夏正卷着回忆翻涌而来。

傍晚的暴雨砸在落地窗上，此刻思绪被拉回十几年前。小小的金秀县城不仅有十里飘香的桂花，还有无尽夏。我把头靠在窗户外，一些关于过去的倒影模糊地出现在眼前。我听见窗外雨滴的声音和树叶

的叹息，仿佛一场盛夏依旧在无尽夏里延续。过往的故事翻了又翻，渐渐模糊的背影看了又看，那些映于水波之上的告白，也在时间的流逝下逐渐暗淡。少年的背影已不见。

瑶都的夏季总是多雨。某日傍晚，雨好像停了，我一抬头，一只纤白的手出现在面前，你举着伞走到我的旁边，陪着我静静地坐着。我擦去了脸上的泪，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，心里泛起了温暖的涟漪。你俯身用手轻轻摘了一朵无尽夏递过来，雨滴落在无尽夏的花瓣上显得格外好看。“你看雨中的无尽夏花依旧绽放如初。”我点了点头。你又说：“它是充满希望的花。你看！”远处成片的花簇拥着。“远处是无尽希望，未来也是。”你说。我拿着无尽夏，看着远方，心想

“雨总会停的”。

无尽夏被风刮起，风呼啸地从耳边吹过，冷意扑面而来。花牵动夕阳的金辉，让整片大地变得耀眼，而我站在风里，看着这片熠熠生辉的花海。随即，金色退去，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：天空是明镜的，花海随风翻涌。你知道吗？无尽夏的另一个花语，是即使短暂分离，也终会相遇。

一生中的无尽夏，一边享受着太阳的灼烧，一边拓印这无法复制的时光，正如我们一路走来分分合合，却依旧乐在其中并为此高歌。

长大无可避免，无尽夏会替我们封存，在那不为人知的角落里，我们曾一起做过的梦。花期未满，夏日不终，故事不止，思念的人终将会相遇，无尽夏终也会遍地盛开。

枇杷知我故乡心

翟杨生

宿舍区的青砖小院里，一树枇杷静默伫立。那舒展的枝叶，让我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那棵，只是眼前这株的根须，已深深扎进红水河畔的红色土壤里。

枇杷树的叶子生得别致，绿得深沉发亮。桂中雨季后，水珠在叶面上滚动，将每一道叶脉都映得发亮，整棵树仿佛缀满水晶的翡翠伞。这般景致，与红水河两岸的喀斯特峰林相映成趣。恍惚间，家乡那株更为丰腴的枇杷树浮现眼前，它的叶片总是宽厚些，承着的雨滴也更大颗。

枇杷花开在冬春之交，细碎的小花如雪一般洁白。而今，那些小花早已化作累累果实，黄澄澄地缀满枝头。同事们说这是“来宾早枇杷”，比家乡的品种早熟半月。我摘下几颗尝鲜，果肉紧实爽脆，酸甜中带着些许红水河的矿物质气息。此刻，耳畔忽然响起母亲电话里的叮嘱：“院子里的枇杷黄了，给你留

了最甜的那枝。”记忆里家乡的枇杷更绵软多汁，咬破薄皮就涌出蜜一样的汁水，那是鄱阳湖水汽的滋养。

手指轻触树皮粗糙的纹理，突然想起古人常说草木有灵。典籍有载，枇杷“秋萌、冬花、春实、夏熟”，独得四时之气。此刻，我在同一棵树上，看见四季分明的故土与常夏无冬的来宾相遇。老家的枇杷树要裹着稻草过冬，这里的枇杷树却永远挺着青翠的脊梁。

小时候，每到枇杷熟透时，我们小孩就围着老树打转。大人们笑着拿来长竹竿，轻轻敲打树枝，枇杷便扑簌簌落下，犹如一场甜蜜的雨。在来宾的这些年，看见壮家娃娃们踮脚摘果的模样，那争先恐后的劲头，简直是他们当年的翻版，只是他们用壮语笑闹，而我们当年喊的是“快捡快捡，别让隔壁猴子抢了先”。

枇杷树下，藏着跨越两地的温暖记忆。

在老家院子的夏夜，一家人摇着蒲扇闲话家常。而今在红水河畔，同事们总爱聚在树荫下分享故事。微风拂过，捎来枇杷叶的清香，恍惚间我似乎同时听见两种乡音，熟悉的乡音和陌生的壮语，在叶影婆娑中交织成趣。

某个加班的深夜，我收到母亲寄来的家乡枇杷。拆开纸箱，熟悉的甜香扑面而来。第二天，我把这些果子分给同事，他们塞给我满满一袋本地的“大红袍”。两种果实并排放在桌上，宛若两个故乡正在轻轻握手。

每当枇杷黄时，总有两树金果在我心头摇曳。一树垂在老家院子的檐角，一树立在红水河畔的红壤之中。它们用同样的金黄诉说着：故乡是血脉里永存的印记，而他乡，是生命新长出的枝丫。枇杷最知游子心，它不言不语，却让相隔千里的两种阳光，在同一颗果实里交融。

诗歌

六峰山林场行吟

覃国钧

吻着天边的云，
跟着夏日的风，
认准林场方向进到六峰。

翻过巍巍的岭，
越过森森的冲，
寻找上个世纪曾经的梦。

心心相印变小，
龙钟老态员工。
深深拥抱不禁泪眼朦胧。

不见茂林修竹，
不见云杉古松。
知青屋躺在残垣断壁中。

小河流潺潺水，
花丛蝴蝶蜜蜂。
轻轻吟唱难忘春夏秋冬。

回首来时的路，
难忘步履匆匆。
六峰山万顷江海浪千重。

人生多少事，尽在不言中。
仰望湛蓝天，满目夕阳红。

